

这歌声曲调悠扬

——朱鸿先生《散文十讲》结课有感

■高宇翥

日子倏忽而过，散文十讲也在这个初冬时节进入了尾声。课程结束了，我却不忍告别。只怕这余音，将要绵延至我一生的行迹，袅袅不绝，历久弥新。

我们相约在一个和煦的秋日，初见时我自然是怀着一颗庄严又怯怯的心，不仅是因为教授的学问，还因为教授的谈吐气质——温厚、从容、和蔼，如此可爱，如此可敬。

不过现在，与其称教授为老师，我倒更愿意亲切地、诚恳地、眼含笑意地称他一句“先生”！何出此言，请听我叙。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文人有喉骨，会说话。先生讲课时语速很慢，然而就是这样的慢，慢出一脉山高水长，慢得一路静穆悠扬。很淡，淡得让人踏实。他不是一板一眼地说教，而是像热心的长辈那样俯身分享。记得一次，同学在课间提问，我佩服他的胆量，这大抵是因为我的性格本来就比较内敛。再者，我想此时先生已经关闭了摄像头和麦克风，或许并不在屏幕前。然而，仅片刻的冷寂，先生的声音便徐徐传出，向同学确认他的问题并开始有条不紊地给出解答。那一瞬间，先生带给我更多的是感动。这是一个多么细腻、亲切、严谨且专注的人！经此一事，我与先生的距离便不自觉地心里拉近了，每每上课，总

多一分期待。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文人有脊骨，懂发声。

当与他人意见不同时，当发现他人的错误时，先生并不是选择沉默，无论来者是名家抑或同乡，歪理均要扶正，偏见必须拔除。他审慎考辨散文根基，界定划清概念，他的批判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上的，是建立在研究分析上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口说无凭；他的批判，是建立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全面客观之上的，不是歪曲抹黑，不是盲人摸象。他的批判，是深刻有力的，是启发后人的，为我们青年人敲开了散文学习的门户。从此，我们的学习方向正确，又何惧路远道长？然而开路一事，不仅有方向导航，更可贵的兴趣启蒙、哲理评授。繁华竞逐，他以身作则，教我们绝不能随波逐流，要学会辩证思考，行止由心，端正立身，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而作为点醒承托着祖国未来的年轻一代的我们的先生，又何尝不算一只为社稷而鸣的朱凤呢？

《散文十讲》让我获益良多。

从一开始明确散文概念，溯历史文脉提纲挈领，再到后来的审慎考辨，不惮权威而直陈正误，对散文特色、散文写作等也不乏思想

性的讲述。先生的课程有一个尤其鲜明的特点，先生讲到一个概念或证明一个观点时，往往会配上大量标明出处的贴切的材料，这正符合亚里士多德讲的做学问的步骤，广泛占有材料，分析整合，最后得出结论。其中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这些材料有包揽古今中外的名家作品，多而不冗、泛而不杂，还在于先生总会在这些引用之前或之后加上自己的见解或引导性的话语来辅助学生理解。这种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学生的发自肺腑的教育是尤其可贵的，这种做研究的姿态是尤其真诚的，让人不得不深感钦佩。

毫无疑问，先生的课让我对散文乃至人文都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看见了富有生命张力的文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文字真正动人之处，既在于作者自身丰盈饱满的生命体验与厚重真实的文化感悟，也在于读者的细心品读与欣赏感触。文有脉，人有情。这个时代太快，人们总是看得太多而欣赏太少，写得太多而思考太少，但别忘了，我们是真真切切的生命实体、文化载体，我们是鲜活生动的人，而先生正是以这样一种迎千万人而上的姿态和闪烁着锋芒的思想，为我们，为今天，为明天，留下了生命中一曲永恒的人文之歌，这歌声曲调悠扬，经久回响。

美丽聚会 美丽心情

■杨余良

老同学又要聚会了，群主石英贤开始忙里忙外。毕业五十年，眼瞅着就奔七十岁了，怎不让人心潮澎湃！按照群主的安排，我负责这天活动的视频拍摄。

古城西安刚刚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空气变得格外清新。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刺骨的西北风给行人的面孔涂上了玫瑰色的红晕，可是我却觉得精神振奋，神清气爽！九点钟光景，已有同学相继来到了事先约定好的西门外集中。群主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和何美丽一起来，何美丽呢？”我一阵窃喜——要知道，在下公交车朝集合点走来的路上，心里还真怕何美丽她们比我先到，结果正合我心意，她们还没有到。我卖了一个关子，说我们坐的不是一路车，何美丽和王青贤坐另一路车一块来。

事情是这样的，老同学何美丽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聚会。半个世纪过去了，她担心去了以后都不认识，会尴尬。我再三动员，她果断同意，去！

何美丽是我约的，这是她毕业以来首次参加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聚会。聚会前一天，我跟群主说我和何美丽乘坐公交一起来集合点。

说句心里话，我愿意和何美丽一起走，是担心她因为人不熟会感觉不自在；但又不愿意和她一起走，因为总想抢在前边跟她拍到了以后和其他老同学相见的场景。对于我这个媒体人来说，拍摄其实很简单，手机一拍，裁剪制作，配上音乐，视频号、抖音、微信一发，就大功告成了。但是，想要捕捉到最真挚、最动人的画面，须有“跟”这个动作环节，便与她们兵分两路，独自提前出发，抢先到达。

我不动声色，一边和已经到达的几位老同

学打招呼聊天，一边悄悄地打开手机，随时准备拍摄何美丽到来的情景。

突然，随着一位老同学的喊声：“来了，来了！”我赶紧拿起手机，按下视频拍摄键，在老同学的队伍中跟拍着何美丽到来的一些举动。随着手中手机的移动，终于拍摄到了她和一些老同学自我介绍后相互拥抱的珍贵画面。这些真情流露的画面最是让人动容。

“跟拍”才刚刚开始。

群主石英贤一声号令，走！二十五人，一个跟着一个，行走在西安市西门外的一座公园里。

看着长长的队伍，我紧盯着手机屏幕，头也不抬地拍个不停，跟拍到有几位老同学进了一个屋子，走到门口，觉得这帮人太少，我又退回来去赶大部队。

赶上了队伍，我问一位老同学，有几个同学到那个房子里去干啥？老同学回答道，那是厕所。啊哈！当时还有女生，幸亏没有跟进去！

在行进队伍中，大家边走边聊，超有氛围的红色围巾拂在每个人胸前，更让人觉得喜气洋洋，暖意融融。瞧！刘炳毅和王社社挽手行走到了队伍的最前列，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青葱岁月。看着袁三会同同学给大家拎着两瓶美酒，我的思绪竟飞跃千年，想到杜工部讲述他与李太白的深情厚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行走不远，到了公园的一个广场。大家在这里照相、跳舞，有几位男同学被女生硬拉了上去，手拉手跳起了“转圈舞”，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

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老同学王战民送来的《同窗情深似海》书法作品，大家都争着与其合

影留念。回首往日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浓缩成这日渐厚重的同窗情谊。

可能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老同学聚会，难免有一些生疏感吧，何美丽把我们几个老同学叫到了另一边去拍照。也趁着这个机会，我和何美丽拍了一张合影。拍完照，在回队伍的途中，在何美丽的提议下，我和张林兰还一起比赛了弯腰“拔筋”，看谁的手能够着地，这个情景太有童年味了。

午后一点多了，这些“顽童”兴致正浓，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三个一堆唠个不停，五个一堆说个不歇，还有几位在跳交谊舞。

酒店有营业时间，群主石英贤再三给大家解释后，“顽童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充满“童味”的活动场。

在酒桌上，有的老同学谈到过去因生活条件艰苦，在人家庙里偷拿蜡烛的经历；有的谈到了过去吃不饱饿肚子的辛酸；还有的谈到过去封建，男同学和女同学不说话，班里连一对都没有；更多的还是谈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和老了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群主让何美丽发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感觉她的发言很有底气，不再是当年同窗时那个腼腆的女生。

我喜欢用文字表达心语，不善于脱稿发言，不是文字太少，而是感受太多太深……这天，即使让我发言，我这个有过军旅生涯的战士也只能是给大家敬一个“军礼”，以此来表达我对老同学的敬意。

今天，就让我用这篇散文向所有老同学表达我的心愿吧！敬礼！祝大家一切安好，美丽聚会，美丽心情，愿我们以后再相聚！

秋之日暮

■卫国庆

风的气息，传递着收获资讯
一年一度的麦黄
在农人弯曲的脊背上
闪耀着端庄圣洁的光芒
大地敞开宽阔的胸膛
每一个麦穗，都是归家的游子
天边的晚霞，一不小心就会涌向胸口
在那里，升起一轮崭新的明月

夜深了，穹顶没有星星
天黑得像一口深井
窗外，秋风掠过
记忆的碎片，被风扯裂

往事，渐次飘至眼前
门窗的灰尘，一点点积厚
我用布刷子汲水刷
再用旧报纸擦，记忆恢复了原状
门里，母亲牵着
幼小的我
门外，我牵着
苍老的母亲

雪“警”

■张庚元

当雪花飘落帽檐
你轻轻拍打
欣赏着雪的洒脱
兴致盎然地披雪前行
来回穿梭
守护百姓安居的家园
闪现在婀娜多姿的雪花里

当雪花打湿脸颊
你坦然一笑
吮吸着雪的甘甜
毅然决然地迎雪而战
挥挥手臂
指挥疏导过往的车流
淹没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当雪花降临指尖
你好生惬意
享受着雪的清新
忘我陶醉地冒雪而作
步履坚定
坚守万家灯火的街巷
沉浸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

当雪花爬满脚面
你无暇顾及
赞叹着雪的壮美
欢天喜地地踏雪而歌
尽情欢唱
憧憬欢庆丰年的盛景
消逝在若隐若现的雪花里

